

足球与中国足球之死



踢球的中国孩子正变得“稀有”，如不予以呵护，中国足球将成为“濒危运动”。 IC图

曾有教练鞭打孩子

时间拨回到7月24日中午。重庆杨坪中学，39摄氏度高温。

该校足球队教练林林让孩子们围着操场跑七圈。母诗灏中途上了一个厕所，林林控制他故意偷懒，盛怒之下对其进行十分钟持续殴打。

与林林有过数面之交、曾一起踢过球的《体坛周报》记者冉雄飞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：“林林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、非常执著，又非常较真的年轻人。他是专业队（曾代表重庆市全运队打比赛）解散后进入教师行业的人，在杨坪中学谋到了一份差事——学校足球队的外聘教练。”

8月17日，母诗灏离开人间。

“我到现在还琢磨不透，我想不通。”8月20日，母诗灏才告诉冉雄飞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不是象征性地踢一下他的屁股。我是真的发怒了，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我是踢人了，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！”

冉雄飞在转型为记者前，也曾从事过与林林相仿的职业。他介绍说，所谓“外聘”，就是教练不需要去给学生上体育课，只需要负责执教学校的足球队。这是一些非常重视足球队伍建设的学校比较普遍。由于没有硬邦邦的大学文凭，又没有教师编制，所以这类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生活压力和教学压力，需要带出成绩来，以保证收入的稳定。

据重庆业内人士称，最近几年，杨坪中学已成为重庆市青少年男足水平最高的中学。

记者问母先生，之前有没有听孩子说起过教练打人的事，母先强回答：“听说过。当时觉得教练打孩子也是很普遍的，没太在意。在林教练之前，有教练也打过他。那时是用鞭子抽的。”

记者再问：“有没有犹豫过让孩子放弃足球呢？”

“我从没犹豫过。我不太惯着孩子，对小孩要求很高。而孩子也很喜欢足球，足球悟性很高。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谋求更高的发展。”母先生说。

母诗灏的偶像是贝克汉姆。2006年，他因踢球三次骨折。母亲周成菊心疼极了，想叫孩子别再踢了，但拗不过儿子苦苦哀求。

2007年开学时，父母将他从老家贵阳送到足球特长学校重庆杨坪中学读初一。

黄健翔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，林林打人的恶习，跟过去经历有关。黄健翔借此嘲讽：“我们的队员经常会出于自幼奠定的扎实的童子功潜能，条件反射般地便踹，踹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。都是师傅教得太好了，功夫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。”

“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”当代快报记者拨通母先强先生手机，彩铃传出五月天《天使》的乐曲旋律。

当天，他的“天使”——那位被教练殴打致死的14岁足球少年完成了尸检。

“他球踢得很好，拿了好多奖牌。”痛失爱子的母亲先强声音绵软低缓，像祥林嫂一般重复着这几句话。他希望，类似悲剧从此绝迹，万不可再波及其他孩子。

其实在中国，教练员打骂小球员已经是“可以说”的秘密，是足球基层训练中通行的家法。家法造成了一位痴迷足球的希望之星的离去，给日益萎缩的中国足球少年人口做了一次减法。人民网就评论道：少年走了，中国足球中的中国吗？

快报记者 郑晓蔚

说：“他根本不配当教练。”

但在重庆足球圈人士口中，林林却是一位有实力、责任心强的好教练。“林林是个很不错的青少年足球教练，在重庆市有口皆碑。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他的简单粗暴。”一位重庆足球界人士说。

与林林有过数面之交、曾一起踢过球的《体坛周报》记者冉雄飞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：“林林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、非常执著，又非常较真的年轻人。他是专业队（曾代表重庆市全运队打比赛）解散后进入教师行业的人，在杨坪中学谋到了一份差事——学校足球队的外聘教练。”

8月17日，母诗灏离开人间。

“我到现在还琢磨不透，我想不通。”8月20日，母诗灏才告诉冉雄飞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不是象征性地踢一下他的屁股。我是真的发怒了，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我是踢人了，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！”

冉雄飞在转型为记者前，也曾从事过与林林相仿的职业。他介绍说，所谓“外聘”，就是教练不需要去给学生上体育课，只需要负责执教学校的足球队。这是一些非常重视足球队伍建设的学校比较普遍。由于没有硬邦邦的大学文凭，又没有教师编制，所以这类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生活压力和教学压力，需要带出成绩来，以保证收入的稳定。

据重庆业内人士称，最近几年，杨坪中学已成为重庆市青少年男足水平最高的中学。

记者问母先生，之前有没有听孩子说起过教练打人的事，母先强回答：“听说过。当时觉得教练打孩子也是很普遍的，没太在意。在林教练之前，有教练也打过他。那时是用鞭子抽的。”

记者再问：“有没有犹豫过让孩子放弃足球呢？”

“我从没犹豫过。我不太惯着孩子，对小孩要求很高。而孩子也很喜欢足球，足球悟性很高。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谋求更高的发展。”母先生说。

母诗灏的偶像是贝克汉姆。2006年，他因踢球三次骨折。母亲周成菊心疼极了，想叫孩子别再踢了，但拗不过儿子苦苦哀求。

2007年开学时，父母将他从老家贵阳送到足球特长学校重庆杨坪中学读初一。

黄健翔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，林林打人的恶习，跟过去经历有关。黄健翔借此嘲讽：“我们的队员经常会出于自幼奠定的扎实的童子功潜能，条件反射般地便踹，踹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。都是师傅教得太好了，功夫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。”

“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”当代快报记者拨通母先强先生手机，彩铃传出五月天《天使》的乐曲旋律。

当天，他的“天使”——那位被教练殴打致死的14岁足球少年完成了尸检。

“他球踢得很好，拿了好多奖牌。”痛失爱子的母亲先强声音绵软低缓，像祥林嫂一般重复着这几句话。他希望，类似悲剧从此绝迹，万不可再波及其他孩子。

其实在中国，教练员打骂小球员已经是“可以说”的秘密，是足球基层训练中通行的家法。家法造成了一位痴迷足球的希望之星的离去，给日益萎缩的中国足球少年人口做了一次减法。人民网就评论道：少年走了，中国足球中的中国吗？

快报记者 郑晓蔚

说：“他根本不配当教练。”

但在重庆足球圈人士口中，林林却是一位有实力、责任心强的好教练。“林林是个很不错的青少年足球教练，在重庆市有口皆碑。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他的简单粗暴。”一位重庆足球界人士说。

与林林有过数面之交、曾一起踢过球的《体坛周报》记者冉雄飞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：“林林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、非常执著，又非常较真的年轻人。他是专业队（曾代表重庆市全运队打比赛）解散后进入教师行业的人，在杨坪中学谋到了一份差事——学校足球队的外聘教练。”

8月17日，母诗灏离开人间。

“我到现在还琢磨不透，我想不通。”8月20日，母诗灏才告诉冉雄飞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不是象征性地踢一下他的屁股。我是真的发怒了，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我是踢人了，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！”

冉雄飞在转型为记者前，也曾从事过与林林相仿的职业。他介绍说，所谓“外聘”，就是教练不需要去给学生上体育课，只需要负责执教学校的足球队。这是一些非常重视足球队伍建设的学校比较普遍。由于没有硬邦邦的大学文凭，又没有教师编制，所以这类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生活压力和教学压力，需要带出成绩来，以保证收入的稳定。

据重庆业内人士称，最近几年，杨坪中学已成为重庆市青少年男足水平最高的中学。

记者问母先生，之前有没有听孩子说起过教练打人的事，母先强回答：“听说过。当时觉得教练打孩子也是很普遍的，没太在意。在林教练之前，有教练也打过他。那时是用鞭子抽的。”

记者再问：“有没有犹豫过让孩子放弃足球呢？”

“我从没犹豫过。我不太惯着孩子，对小孩要求很高。而孩子也很喜欢足球，足球悟性很高。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谋求更高的发展。”母先生说。

母诗灏的偶像是贝克汉姆。2006年，他因踢球三次骨折。母亲周成菊心疼极了，想叫孩子别再踢了，但拗不过儿子苦苦哀求。

2007年开学时，父母将他从老家贵阳送到足球特长学校重庆杨坪中学读初一。

黄健翔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，林林打人的恶习，跟过去经历有关。黄健翔借此嘲讽：“我们的队员经常会出于自幼奠定的扎实的童子功潜能，条件反射般地便踹，踹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。都是师傅教得太好了，功夫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。”

“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”当代快报记者拨通母先强先生手机，彩铃传出五月天《天使》的乐曲旋律。

当天，他的“天使”——那位被教练殴打致死的14岁足球少年完成了尸检。

“他球踢得很好，拿了好多奖牌。”痛失爱子的母亲先强声音绵软低缓，像祥林嫂一般重复着这几句话。他希望，类似悲剧从此绝迹，万不可再波及其他孩子。

其实在中国，教练员打骂小球员已经是“可以说”的秘密，是足球基层训练中通行的家法。家法造成了一位痴迷足球的希望之星的离去，给日益萎缩的中国足球少年人口做了一次减法。人民网就评论道：少年走了，中国足球中的中国吗？

快报记者 郑晓蔚

说：“他根本不配当教练。”

但在重庆足球圈人士口中，林林却是一位有实力、责任心强的好教练。“林林是个很不错的青少年足球教练，在重庆市有口皆碑。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他的简单粗暴。”一位重庆足球界人士说。

与林林有过数面之交、曾一起踢过球的《体坛周报》记者冉雄飞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：“林林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、非常执著，又非常较真的年轻人。他是专业队（曾代表重庆市全运队打比赛）解散后进入教师行业的人，在杨坪中学谋到了一份差事——学校足球队的外聘教练。”

8月17日，母诗灏离开人间。

“我到现在还琢磨不透，我想不通。”8月20日，母诗灏才告诉冉雄飞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不是象征性地踢一下他的屁股。我是真的发怒了，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我是踢人了，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！”

冉雄飞在转型为记者前，也曾从事过与林林相仿的职业。他介绍说，所谓“外聘”，就是教练不需要去给学生上体育课，只需要负责执教学校的足球队。这是一些非常重视足球队伍建设的学校比较普遍。由于没有硬邦邦的大学文凭，又没有教师编制，所以这类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生活压力和教学压力，需要带出成绩来，以保证收入的稳定。

据重庆业内人士称，最近几年，杨坪中学已成为重庆市青少年男足水平最高的中学。

记者问母先生，之前有没有听孩子说起过教练打人的事，母先强回答：“听说过。当时觉得教练打孩子也是很普遍的，没太在意。在林教练之前，有教练也打过他。那时是用鞭子抽的。”

记者再问：“有没有犹豫过让孩子放弃足球呢？”

“我从没犹豫过。我不太惯着孩子，对小孩要求很高。而孩子也很喜欢足球，足球悟性很高。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谋求更高的发展。”母先生说。

母诗灏的偶像是贝克汉姆。2006年，他因踢球三次骨折。母亲周成菊心疼极了，想叫孩子别再踢了，但拗不过儿子苦苦哀求。

2007年开学时，父母将他从老家贵阳送到足球特长学校重庆杨坪中学读初一。

黄健翔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，林林打人的恶习，跟过去经历有关。黄健翔借此嘲讽：“我们的队员经常会出于自幼奠定的扎实的童子功潜能，条件反射般地便踹，踹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。都是师傅教得太好了，功夫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。”

“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”当代快报记者拨通母先强先生手机，彩铃传出五月天《天使》的乐曲旋律。

当天，他的“天使”——那位被教练殴打致死的14岁足球少年完成了尸检。

“他球踢得很好，拿了好多奖牌。”痛失爱子的母亲先强声音绵软低缓，像祥林嫂一般重复着这几句话。他希望，类似悲剧从此绝迹，万不可再波及其他孩子。

其实在中国，教练员打骂小球员已经是“可以说”的秘密，是足球基层训练中通行的家法。家法造成了一位痴迷足球的希望之星的离去，给日益萎缩的中国足球少年人口做了一次减法。人民网就评论道：少年走了，中国足球中的中国吗？

快报记者 郑晓蔚

说：“他根本不配当教练。”

但在重庆足球圈人士口中，林林却是一位有实力、责任心强的好教练。“林林是个很不错的青少年足球教练，在重庆市有口皆碑。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他的简单粗暴。”一位重庆足球界人士说。

与林林有过数面之交、曾一起踢过球的《体坛周报》记者冉雄飞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：“林林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、非常执著，又非常较真的年轻人。他是专业队（曾代表重庆市全运队打比赛）解散后进入教师行业的人，在杨坪中学谋到了一份差事——学校足球队的外聘教练。”

8月17日，母诗灏离开人间。

“我到现在还琢磨不透，我想不通。”8月20日，母诗灏才告诉冉雄飞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不是象征性地踢一下他的屁股。我是真的发怒了，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我是踢人了，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！”

冉雄飞在转型为记者前，也曾从事过与林林相仿的职业。他介绍说，所谓“外聘”，就是教练不需要去给学生上体育课，只需要负责执教学校的足球队。这是一些非常重视足球队伍建设的学校比较普遍。由于没有硬邦邦的大学文凭，又没有教师编制，所以这类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生活压力和教学压力，需要带出成绩来，以保证收入的稳定。

据重庆业内人士称，最近几年，杨坪中学已成为重庆市青少年男足水平最高的中学。

记者问母先生，之前有没有听孩子说起过教练打人的事，母先强回答：“听说过。当时觉得教练打孩子也是很普遍的，没太在意。在林教练之前，有教练也打过他。那时是用鞭子抽的。”

记者再问：“有没有犹豫过让孩子放弃足球呢？”

“我从没犹豫过。我不太惯着孩子，对小孩要求很高。而孩子也很喜欢足球，足球悟性很高。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谋求更高的发展。”母先生说。

母诗灏的偶像是贝克汉姆。2006年，他因踢球三次骨折。母亲周成菊心疼极了，想叫孩子别再踢了，但拗不过儿子苦苦哀求。

2007年开学时，父母将他从老家贵阳送到足球特长学校重庆杨坪中学读初一。

黄健翔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，林林打人的恶习，跟过去经历有关。黄健翔借此嘲讽：“我们的队员经常会出于自幼奠定的扎实的童子功潜能，条件反射般地便踹，踹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。都是师傅教得太好了，功夫已融入了他们的血液。”

“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你是天使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”当代快报记者拨通母先强先生手机，彩铃传出五月天《天使》的乐曲旋律。

当天，他的“天使”——那位被教练殴打致死的14岁足球少年完成了尸检。

“他球踢得很好，拿了好多奖牌。”痛失爱子的母亲先强声音绵软低缓，像祥林嫂一般重复着这几句话。他希望，类似悲剧从此绝迹，万不可再波及其他孩子。

其实在中国，教练员打骂小球员已经是“可以说”的秘密，是足球基层训练中通行的家法。家法造成了一位痴迷足球的希望之星的离去，给日益萎缩的中国足球少年人口做了一次减法。人民网就评论道：少年走了，中国足球中的中国吗？

快报记者 郑晓蔚

说：“他根本不配当教练。”

但在重庆足球圈人士口中，林林却是一位有实力、责任心强的好教练。“林林是个很不错的青少年足球教练，在重庆市有口皆碑。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他的简单粗暴。”一位重庆足球界人士说。

与林林有过数面之交、曾一起踢过球的《体坛周报》记者冉雄飞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：“林林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、非常执著，又非常较真的年轻人。他是专业队（曾代表重庆市全运队打比赛）解散后进入教师行业的人，在杨坪中学谋到了一份差事——学校足球队的外聘教练。”

8月17日，母诗灏离开人间。

“我到现在还琢磨不透，我想不通。”8